



ル 5
3048
20



門儿 8
號 3001
卷 20

門儿 8
號 2301
卷 20

門儿 5
號 3048
卷 20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藝文目總

藝文一

上蘇州

范之柔

崑山雜
序

郭翼
與顧仲
書

宋濂
吳郡廣
序

鄭文康
懷賢錄
序

朱瑄
請分山
疏

顧潛
倉古治
要序

顧鼎臣
朋壽圖
詩序

龔明之

中吳紀
序

趙彥櫛

請分建
嘉

王彛

鄉飲酒
序

李東陽

葉文莊
公集序

魏校

乞復姓
疏

范成大

新開塘
記

培

知州書
孫

余

奉行鄉
飲

方

魯昌

與書
葉

周

倫

楊侯清
理

周

豪

請蠲
逋

周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

卷四十三

藝文目總

一

昭和九年
六月十八日
碑

藝文二

方鵬 與學中諸友書 重建甫里先生祠堂記 崑山儒學射

山縣儒學重修記 崑山人 復劉邦伯書 介石記 楊家宰

物志序 治水成績詩序 王同祖 亭書 寄王太守書 通復方矯

崑山縣 儒學記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祭王方伯公入御賢 禦倭議

歸有光 水利論 三江水圖敘說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水論 水利後論 祭王方伯公入御賢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歸子慕 樊公祠記 顧紹芾 海潮菴記 王志堅 重修蘇州府志序

王執禮 崑山縣治 陳允升 崑山重修 支可大 薦嚴寺重修山門記

徐應聘 吳家橋記 徐一元 代嚴文靖郵疏 林應訓 查通水利議

俞允文 崑山雜詠序 林應訓 查通水利議

張文柱 周本涇王峯詩纂序 周葉國華 禁加派熟

顧錫疇 節義為臣子大經再疏 王志慶 玉山高隱

鄉民議 與署侯錢希 朱集璜 與高水

邱民瞻 朱以發觀 葛錫璠 祠碑記 王可大 尚書書

張魯唯 呂侯松 碑記

藝文四

孫元凱 崑山水利議 陳瑚 乞米養萬夫人

顧炎武 自序 停喪不葬說 顧

朱用純 與徐侯齋書 與徐道積書 顧

徐乾學 與友論 徐秉義 賑饑錄序 崑

彭士望 葉文莊 韓 莢 崑山縣世 葉 溱 崑山人物

崑山縣志 藝文目錄 二

楊无咎 葉石農人 汪中鵬 梅花艸堂人物序 王喆生 與趙中丞論清田書

藝文五

歸莊 萬家基記 徐開禧 代艸免漕疏記

補遺 王喆生 再與趙中丞論清田書 沈德潛 蕭章辰顯微志序

周夢顏 蘇松財賦考圖記 沈德潛 蕭章辰顯微志序

王荃 敬陳固 陳桐新 河開引 錢大昕 跋玉峯志

補遺 徐秉義 李映碧先生祠堂記 葛芝 邑侯郭公 徐與喬 三吳田賦議

徐元文 陳先生蔚邨祠堂碑 呂廷章 梅孝子記

藝文六

補遺 朱用純 瞻族田記 呂廷章 梅孝子記

余起霞 上張大中丞書 張立昌 僧微記

李世望 文昌宮奎星閣記 萬承風 埽會記 徐傳一 中憲公福民碑記序

趙睿榮 徐果亭培林堂集序 朱叔鴻 重建諸敬 葛常旭 守中孫先生傳

戴溶 遊馬鞍山記 李存厚 重建崑山館記

吳映奎 新陽江權歌序 馬鞍山 雅

潘道根 修復明陸孝子暨祠堂碑記 李清鳳 羅漢堂記

張潛之 崇賢祠後記 韓印 募建顧鄉賢專祠及堵何祠

馮渭 倉重建水次 王定安 重建拱橋記 吳以辰 明五烈女墓碑

朱柏廬 先生後 張鈺 鳳凰泉記 張星鑑 代藁請漢儒許慎從

祀孔廟 疏 代藁請漢儒劉德從 祀

徐家疇 上殷司訓 龍洲先生墓 記 張邑侯拜頌宮

奇石序 答葉涵溪徵君問 崑新忠烈事實書

藝文目錄

藝文目錄

藝文目錄

得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說者謂東開崑山之張浦茜涇七丫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似矣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或遠則百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效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隄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

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爲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爲蘇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

匯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窰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爲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郡之水不當盡爲田也故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爲田之過也是說最爲踈闊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爲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爲田增十七八萬爲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尙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闊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斜塘大泗黃瀆

夷亭

高塘坊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鰻劍等壤及常

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一二尺其間尙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階登之遺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爲名嘗求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一日辨地形高下之殊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於海之岡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於江之漲沙南北七八

崑山縣志卷四十三
崑山縣志卷四十三
崑山縣志卷四十三
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岡身之西抵於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於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惟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耳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岡身之流故常患水也惟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耳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惟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曰求古人蓄洩之迹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岡身岡身之東有一塘

焉南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岡門沙堰門吳岡顧廟岡丁岡李岡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岡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岡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爲岡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岡身之東其田尙有坵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岡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岡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卽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

以貫其中而綦布之是古者既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古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爲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定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闢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闢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闢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

命之爲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三日治田有先後之宜地勢之高下旣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濬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岡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

跡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爲一橫塘因橫塘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防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深而不能爲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窰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圖圍之利養撩淺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曰興役任貧富之便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以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以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

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曰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尙可方二百餘里爲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爲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爲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初之法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十四萬石之租又况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至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

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曰舍姑息之小惠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嗷嗷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惟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躋於庶富但務其姑息之未使至

於飢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與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益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直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岡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岡阜流爲三江東入於海而震澤底定震澤雖定環湖之地尙有數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旣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

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能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以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碁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所以使塘浦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耳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尙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雖大水不能入民田也

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岡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旣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岡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岡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

而流泄耳非專為闢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岡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岡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高田低田之法也二論後世廢高田低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濬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淺指揮之名此其遺法也洎乎年祀綿遠古法墮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侵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

曾見

小虞浦及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屢經開淘之或因田主後今小虞浦闊十餘丈至和塘闊五六七丈矣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淹沒

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或因之田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間年淹沒也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至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眾做岸或因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遷延墮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惟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岡阜之地並皆枯旱其隄岸方始露見而蘇州低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為禦水之先

具也低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倘不完復隄岸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墮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海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墮壞水得瀦聚田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岡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爲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尙未能施工而岡阜之田已乾坼矣惟

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之低田淹沒淨盡則岡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岡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卽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未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謀議摩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水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純臣建議謂蘇州民田一槩白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

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爲切當又緣當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效不知大段摩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又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爲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摩畫修築隄防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效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

而人獲其利今可舉行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岡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尙有湮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篠或三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今若以華亭之法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求其久遠之效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模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設施之方則大小不可同也臣今窮究古人治田之

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諸鄉父老而已况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爲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范仲淹葉清臣况仲淹清臣尙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悞朝廷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爲先決水爲後田旣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爲一縱浦七里爲一橫塘不過爲縱浦

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故曰總而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爲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爲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尙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雇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爲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爲六個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爲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爲兩頭

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夫有衆寡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鄰境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旣浚隄防旣成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必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盧瀝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旣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濬治塘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岡門以蓄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五論

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爲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松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瀝岡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海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

橫浦在松江之南者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爲至和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邗浦愧浦顧匯浦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紇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謁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蓋頭浦松江北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陶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九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邱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二

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闢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沉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原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爲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

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吳涇清涇譚涇楮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卽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只擇其浦之大者闢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或

五里十里爲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隳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卽臣所謂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關墓涇楊涇朱涇樊涇蠡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尙涇川涇黃土涇圃涇廟涇卞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塘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

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略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肇畫爲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棊布以爲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岡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七八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爲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爲風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瀝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剪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

已上塘瀝十八除新洋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過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淹沒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凡三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兩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計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爲雞鳴塘練祁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蘆子浦滬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苧浦

爛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桑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槎浦秦公浦雙浦大場浦唐章浦青州浦商量灣橫塘二條雞鳴塘練祁塘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畝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堰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祁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堰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計其三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流而

灌溉之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瀝半涇塘青堰橫瀝五家堰橫瀝鴨頭塘支涇楊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堰門等二十五條方泰塘錢門塘劉塘張堰門薛市門黃姑塘古涇塘沙塘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堰門顧堰門廟堰門岳瀝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蚪門直塘支塘李墓塘已上堰身以東塘浜門瀝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連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閘蚪門或置堰而下爲水函遇大旱則可以車畝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平時則瀦聚

春夏之雨澤使搖身之水常高於低田不須車畎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遶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爲八尺涇花莆涇在常熟則爲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曰浦卹瀝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下口北繞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堀浦上夾浦下練祁浦桃源浦練祁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

了浦滙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並湖浦吳泗浦鑑腳浦下六河浦黃浜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鰻鱸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奚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已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開岡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旣被低田隄岸隳壞一時漫流潴聚於低下平闊

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行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惟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耳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爲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畧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闢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

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闢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爲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衍沃潮田盡爲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旣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爲也然自國朝統御以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

皇朝縣志卷四十三
當不問高低不拘大小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
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
役旋次修治係低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
溝浦以灌田其壩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壩門或堰閘
以儲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

龔明之中吳紀聞自序

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吳距今幾二百禩相傳已及雲礽
矣明之幼嘗逮事王父每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化當
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云少長從父黨游皆名人魁士及
又獲識典刑於親炙之人乃從事於進取虞庠魯泮餘三
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揭德振華咸有可紀厥後世異事

變利門名路絕不復往由是聲跡益晦陋瓜疇芋區不過
老農相爾汝所與笑談者無復有鴻儒矣竊嘗端居而念
焉凡疇昔飮聞而厭見者往往後輩所未喻今年九十有
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
大端藏之篋笥不惟可以稽考往跡資助談柄其間有裨
王化關土風者頗多皆新舊圖經及夫地志所不載者鬼
神夢中雜置其間蓋效范忠文東齋紀事體談諧嘲謔亦
錄而弗棄蓋效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昱
新學小生屬意不倫措辭無法不可以爲書予意爲是不
滿必得老於文者曠括之庶幾不爲撫掌之資而使後之
人誦其所聞以代莊舄之吟爾淳熙元年中
和日

范成大新開塘浦記

隆興二年潮河以西郡國七大水吳之屬縣五崑山爲甚
長老之說以爲三江具區古揚州地勢最下是爲東南水
之所都其東地益下爲崑山又東愈益下海也故崑山常
受三江具區之委以入於海其野甚平而善淤霖潦時至
則水多高居必以衡田縱浦疏瀹四出然後民得汙邪而
稼之今歲久弗濬塗泥滿溝夫地愈益下而脈絡壅底則
其沉濇獨甚於他邑固宜明年春二月民大饑且疫皆仰
哺於官河陽李結次山適爲其邑長思念水利未修則水
患亡終窮也按農田令甲荒歲得殺工直以募役乃飾供
上之羨若勸分所得爲之糗糧屣履畚鍤號召前仰哺者

一時屬至濬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
浦濬塘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五旬而告休用民之力
役凡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糜縉錢萬一千二百有奇
稻麥以鐘計七千七百有奇而官儲不知公徒無所與焉
余時備史官次山使來勾書以爲記余聞其土水患舊矣
間者朝議屢欲遣使發官錢用諸費以從事議論藏有司
充屋卒以事重大無敢承命者次山獨能以餓羸之餘嘗
試之其績已不可揜後有來者逢年而有餘力必且思前
人之言彷彿其緒而緝之隨水之變而爲之救將終古無
後艱此予之所以欲書者饑疫之烈也延緣數十縣見大
夫錯立其間左奉食右執飲嗟餓者於路窮日力且弗給

方是時人其敢以從容修廢望其長哉有能賈瀕死者之餘力以舉是役君子謂之賢勞而黯然無傳僅與不爲者相絕如毛薺耳事固有屈於一時而伸於後此又予之所以欲書者所謂至和塘者是姑蘇道也異時舟行財一長亭卽膠則折入其旁湖泖以達於郡盜區寒荒無以衛不然遇禍不可勝計今雖暮夜猶肆行塘中如過舟枕席之上憧憧者身親蒙其利不可誣餘雖在絕遠僻陋之濱以一至和之親見足以信其餘之可傳此又予之所以遂書而不辭者是爲記乾道元年十二月一日

范之柔崑山雜詠序

崑山雖處海隅素號壯縣古蹟今事接於聞見者不一若

人物習俗文章論議係治亂關風教者蓋有志焉此書既闕遂使一邑之事湮沒無傳予每以爲恨友人龔君立道哀次古今詩分爲三表曰崑山雜詠又得百篇號續編嘗取而讀之非徒記其吟咏而已如陳令公云縣民遙喜行春至則知郡守嘗省耕於外邑張文定云我時行近郊則知邑宰每巡野而觀稼荆公云萬家藏水村則知陂澤未闢所在有瀦水之地沖邈云江塞妙決除則知開江有營河塘無淤漲之患因羣公薦口之句則知龔期頤之著鄉行因聞健收身之句則知李樂菴之挺忠節稱王逸野傳春秋而知經學之可以名家招范石湖入詩社而知句法之可以垂世其他如記惠嚮之運鬼力僧繇之畫神龍諾

真考兩縣續修志 卷四十三
三
矩羅之興雲致雨此特其次者爾至於石峯之奇巧軒亭
之傲快縉流之能禪能律又特其小者爾立道刻意問學
其於暇日乃能兼收並蓄細大不遺可以代圖經之作矣
繼自今或有得當陸續書之亦可使後人之後人祖其意
而有述也予嘉立道之志故爲書之篇首云嘉定改元十
二月初吉

趙彥櫛請分建嘉定縣疏

奏爲平江府管下五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而頑犷難
治亦無如崑山詳攷其故蓋崑山爲邑十四鄉五十二都
東西相距凡二百餘里縣治以遷就馬鞍山僻在西北故
西七鄉與官司相接稍稍循理自崑山縣治東至練祁七

十里自練祁至江灣又七十里通計一百四十里其間正
有商量江灣楊林兩寨又皆不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
恃去縣隔絕敢與官司爲敵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擊毆承
差毀棄文引甚而巡尉會合亦敢結集千百挾持器械以
相抗拒習成頑俗莫可誰何其害有三爭競鬪毆燒劫殺
傷罪涉刑名事干人命合行追會不服赴官至有經年而
不可決者此獄訟淹延之害濱江傍海地勢僻絕無忌憚
之民相率而爲寇公肆剽掠退卽窩藏殆成淵藪此劫盜
出沒之害豪民慢令役次難差問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
都漏稅官物積年不納只以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
餘石其他類是此賦役扞格之害有此三害崑山遂爲難

治之邑其來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茲邑廣袤倍焉以一令臨之制馭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地勢使然昨於嘉定七年準尚書省行下備白劄子陳乞欲於練祁市添置一縣本府已嘗委長洲縣婁主簿吳縣邱縣丞兩到練祁相視利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爲合置一縣但恐有起蓋解字等費且先添置一尉東七鄉之頑獷根深蒂固決非一尉之卑所能聳動察其理勢莫若置縣之爲利便今斟酌事宜欲割崑山西鄉之安亭併東鄉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鄉二十八都爲一縣就練祁要會之地置立縣治以嘉定爲名所有東鄉惠安新安湖川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吳泖川武元永安凡九鄉二十四都仍屬之崑山縣所

有其他官置吏事件並欲照紹興府新昌縣處州慶元縣初置一般體例參酌續次白請施行如蒙朝廷擬照事例特從今日所乞庶使近畿之邑無不率化之民寇盜可弭賦役可均於公於私皆有利益郡縣幸甚

元 衛培上崑山孫知州書

培竊謂量材授職者有司用人之道難進易退者君子出處之宜培江鄉之鄙人也器質凡下議論迂疎問以儒術則上不能探五帝三王之奧下不能窮歷代諸子百家之言雖點畫句讀亦所不能叩以吏事則前不能識古人兵刑食貨之制後不能知當今條畫格例之詳雖項目名件

亦所不解自知無用於世屏跡郊藪與草木俱腐而已非惟王公大人不屑顧之且不敢妄以姓名自求眩鬻只緣家世業儒先祖在宋時魁多士參國政所以歸附以來雖在貧賤不並於農商工賈之列亦云幸矣此外豈敢他望哉至元二十二年苦齋雷大使按察浙西令某習吏憲司有監察御史亦令趨走臺省曹在後淮東儒學趙提舉到差淮安學錄某皆以樸拙不久而歸非上之人見棄於某實某自知之審也去年崑山州判常公薦於本州關浙西儒學提舉司陞用某野性多閒遲疑未進豈意明公好賢重士下車之初首加詢訪一見之頃傾蓋如故且謂儒非吏則不識時務吏非儒則不明義理憂民體國忘寐失餐

搜括利病究問疾苦必欲使所部之民不知有所蒞之官期稱承流宣化之職以某生長田野頗知民事忽欲進之曹掾之列明公之視某則厚矣某之自視則不然也蓋州吏雖微仕途所始上司每每照勘歷任察視賢否某素無歷過請俸月日又不肯虛飾根腳以罔上司一不可也平時裁冠博帶高談闊論舉止散誕不諳儀矩二不可也卽日守缺者數十餘人一員有缺衆所必爭甚至相告而攘者三不可也緣其所爭者衆州官因而靳與有挾貴挾權爲之干請者有俟候數年而不可得者四不可也當今秉刀筆司簡牘者皆通練世事諳熟官事之人才智心力勝某萬倍豈宜以愚妨賢妨衆賢之路處公私之嫌五不可

也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若城若村豈無某親知友契平日不免與官司交接者事有關涉順之則欺公而速咎逆之則傷私而招怨六不可也某短視口蹇吃短視則不便於讀說蹇吃則不利於傳言曠職失儀貽笑公署七不可也平居無事教子讀書經傳在左子史在右每諷詠終日如與古聖賢同時笑語雖疏食菜羹自謂勝於列鼎而食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舍禮儀之真樂從案牘之勞形八不可也本州官下車以來或八九年或一二年有偶識者不識者皆不知某爲何如人一旦趨走於其左右不能無三至之疑九不可也民間風俗之弊至今極矣明公欲以一人之耳目手足轉移而陶鎔之一見先定百語難奪積此不

已必致同僚側目而坐曹吏重足而立非惟弊壞之俗不可革而明公之勢亦孤矣明公之勢孤則某之進退何如哉十不可也某不振之蹤非不知邦有道而賤貧羞恥甚矣然而金無故而得獲禍福半之明公鑑古通今必不疑於此矣如某貪於苟進以不可用之人居必爭之地得靳與之物則違志而召妒敗名而招謗在此一舉譬如頑松病柏偃蹇於巖崖之下霜雪愈虐氣骨愈勁好事者憫之置之於朱樓緋檻之側朝培莫灌反失其精神而日漸枯槁非植者之過也物之乖其地而違其性者然也與其後日黜責貽明公濫舉之羞不若今日力辭負明公厚待之意明公智慮精深材器宏達朝廷知名素久決非淹滯州

郡者登臺入省近在朝莫如日不相捐矣必以某爲稍可
驅用少遲歲月俟明公獻納丹墀經綸黃閣某當幅巾藜
杖俯伏賓次與明公極談古今時務之得失國家民物之
利害庶幾少裨勲業之萬一亦某夙昔之志也干冒威嚴
下情不勝慙恐之至

邵翼與顧仲瑛書

九月一日翼再拜向嘗見續志所書事迹往往惑於卑下
雜亂無紀昔楊子雲作法言拒富者之金曰圈中之鹿闌中
之豕何以名爲而陳壽乃求米作佳傳尙得爲信史耶今
必痛加刪削正其謬誤然後網羅漏失振發幽潛爲一州
盛典豈不偉與夫一才一善人所難能而積學白首不成

者十無二三不幸老外岩谷又茂茂無聞者良可憫哉然
貴者可信而易白賤者多隱而難顯易白者人皆傳之難
顯者人皆略之此人之常情也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
所以使天下皆去惡爲善此磊落喜事之人立言著書以
垂後者蓋爲此也予自兒時目覩諸老先輩先生及歷歷
耳聞者或仕或不仕其才德文章書法畫品雖高下不齊
要皆百年以來育德成材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也若
方外之清流閨門之貞節是皆灼灼可書固不可有所忽
略而棄置也竊見崑山人物之盛非他州所及江海所傳
士君子之所稱道非人賂千金家置一喙而使之然也蓋
薰陶漸染有所自來昔聖人稱子賤爲君子而曰魯無君

子斯焉取斯故敢列而陳之竊不自揣其言之可信與否
惟執事察之有耆儒碩學李季高蓉月先生衛培月山先
生三山鄭漁溪陳愛山或典章老成或經學博聞皆表表
楷模師儒之宗也有文章之流若俞翠峯之超逸施林塘
之風騷秦玉德卿之厚重汪垕德載之深沉文質學古之
奇放馬庸敬常之秀麗皆士林尤著者也若楊諲東溪之
著述盧君華之教子朱翺仲翔之標格盧觀彥達之涓古
俞日強彥莊之文學李簡士廉之清介又不可以偏長而
廢棄也士大夫之族則朱旭次山之好古博雅朱仲高之
倜儻愛客張心田之能書能畫顧仁山之靜退守業馬廷
玉君瑞之好文雅楊仲元伯振祖成之世其家易兼山之

吏隱顧信善夫之墨妙及乎朱都水妻茅氏之貞節殷奎
大章葬其祖伯堂之盡禮書之皆可以激勵流俗而有補
於名教者也鼓琴之妙則宋尹文文壁爲之魁申屠雲巖
秦德齊王彥明楊景文又皆鏗鏘於浙操者也方外詩僧
則大無外者省夢菴者理獨閒者庚西白者器大用者慶
雲岡者皆齊已靈澈之流也顏悅堂編蒲之有宰拍子庭
不繫之有舟寶雲海之宗乘亮虛白之圖畫秉白雲之千
林閣莊蒙泉之大寶洲方之高僧無與倫比道士則殷在
山章句可推蔡雲谷駢麗可法張虛谷之飄然高舉楊春
雲之多藝多材是又不可以其疏遠而棄之也題詠紀述
則大成殿玉芝之有詩靈慈宮饒運之有記以至齋館之

銘冢墓之碣一言一詠皆名流朝士聚精會神極其盛者今也因其所稱不沒其實若袁華子英之高節樓瞿智惠夫之壽堂姚文奐子章之書聲齋秦約文仲之鶴塚張師賢希顏之芝蘭室呂誠敬夫之來鶴亭盧昭伯融之觀雲軒陸仁良貴之乾乾室盧熊公武之鹿城隱居古人云境因人勝此皆一時出羣之材其文章節槩固非泯泯默默而已者又若顧權伯衡顧兼善子達嚴寅孟賓項駕叔馭俞善復初皆進進而不可已者誠非他郡所可彷彿也凡此皆考其事瞭然明白所謂不傳於今必傳於後萬萬無一可疑者夫農工醫卜亦有可觀況其才學足以名當世德譽足以爲人望而焯然高絕者乎然古人亦有名過其

實者惟在執事信而行之持至公之論去常人之見念聖人才難之歎樂春秋與善之誠無一毫嫌疑以自沮則舉仇舉子之事不得專美於前矣方今之時皆以縱橫自高或偷安自恣獨執事以論載事爲直史挂名其中自托不腐又欲使諸名迹傳之無窮此誠磊落喜事者之所爲也誠如是也雖執事之玉山艸堂無一定之褒亦將有以盛傳於後世矣區區之見忘其疎愚遂言其槩伏惟更加搜訪使滄海無遺珠之歎時乎時不可失也惟執事諒之

楊維禎玉山草堂雅集序

崑山顧仲瑛哀其所嘗與游者往還唱和及雜賦之詩悉錄諸梓編帙旣成求予一言以引諸首予來吳見吳之大

姓家交於人者往往市道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聲色而好雜流者寡矣矧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書數者寡矣矧好文墨章句爲不朽之事乎仲瑛嗜好旣異於彼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內交於予也築亭曰某亭以尊予之所學也設榻曰某榻以殊予之所止也予何修而得此哉蓋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示始於予示始於予而海內之士有賢於予者至矣故其取友日益衆計文墨所聚日益多此草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予而次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待予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思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權度又輒能是非而去取之此集之所次具其可觀者焉無論其人之貴賤雅宿及老釋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宣也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於雅集則亦有得其爲人者焉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集名以之其自著有玉山璞藁玉山樂府行於時云

殷奎崑山州先賢墓祭田記

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其禮之廢也久矣後世以義起禮往往卽其遺墓所在而祠之今甲所著而儒先之所行也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乎崑山如宋御史王先生葆侍御史李先生衡以道德節行敦崇名教龍洲劉先生過以奇偉跌宕振作士氣此其制行雖不同要亦非一世之士也祠之所以勵流俗之媮污激頑夫而興起豈苟然哉至正廿有

三年知州俱侯斯至官始詢訪昔賢遺墓得三先生之墓而封表之明年州人管善旣以先志割常稔之田四十五畝入校官養士又謂諸賢之墓不可無祭祭不可以無田於是復割田爲祭祀修葺之用且以其父隱君之葬亦在馬鞍山也請以施田之故耐木主於龍洲之祠俱侯悉爲下令如其請有事於先賢則分奠焉噫若管君者亦可謂知禮慕義者矣賢賢親親務一而兩得君子遯之世有歷產破財妄爲塔廟飯僧之費視名教所在曾莫少槩於其心苟非智識之明卓然有見乎流俗之表能不惑者鮮矣管氏此舉重可嘉也田凡三十有五畝歲得米二十五石有奇籍而隸之學宮俾有司以時檢舉故事歲再祀之事

其出納者又必致謹於簿書之外罔或有少私焉則諸賢之祭可以無廢而俱侯表賢善俗之心管君尙德追孝之意庶幾相與永久而不墜也因爲著其本末如此俾後之人得以考焉王先生字彥光墓在南郭新漕里李先生字彥平號樂菴墓在州治南六里圓明村劉先生字改之墓在馬鞍山東齋管隱君名珪字仲玉晦德好施子喜爲詩耐其主於龍洲祠其亦義合也夫是年冬十月二十日

殷奎曹別駕修園頌

至正廿四年秋九月有司發民丁鑿白茆河歷冬徂春功未就緒崑民大困死亡離散有田不得耕明年三月別駕曹侯以修園事巡行田里始招集遺黎撫摩勸戒使還事

農業於是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侯遂興築水圍問弊於民聽其自爲不撓以吏文圍成視常歲力半而功倍民德侯甚侯歸咸扶杖叩頭謝不能去於乎良吏之無聞也久矣子聞曹侯如此爲采民謠作頌俾來者勸焉其辭曰離離麥曲其勢維下羣流來瀦百里灌莽障之隄防圍爲疆畝載墾載耕匪今自古賦入大農事在有司繇其善崩歲一築之正月載陽實惟其時先事庀徒罔有愆期今年何年事異曩昔鑿河白茆悉力赴役自秋徂春功罔時畢殍我子弟罄我家室春云莫矣圍不時築侯曰嘻哉予其奔走屏我騶御予載糧糗履畝徂畛勞來安集流離者復殿屎者夷扶老提幼十百其來畚鍤旣興菱樵旣蓄我侯劬之

作者不疲往時爲役官則勦之命自擇利侯不擾之往時先期事或怠之今僅兩月功覆倍之民曰我侯顧我復我夙駕在原問我鰥寡遂我生人續寒粒餓水壑旣歸土宅斯妥我穰疑疑我苗芄芄覃耜錢罇載攸同無若下隰有坊有庸其誰使然繁侯之功繁侯之功繁年之有以爲嘉穀以爲春酒以登公堂以獻以報介以景福使侯壽考我蜡我將侯來巡宣吹笙擊鼓同我豐年侯則勤矣侯今且還有杲出日明星爛然稚耋蚩蚩空巷傾社奔走後先遠近干野載道歌謠可風可雅矢詩颺之以告來者

明

王彝鄉飲酒碑銘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今俗還古道爲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繇近代以還蔑之有講洪武五年始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而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實守蘇州奉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尙以未能宣上德意是懼明年復參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教授貢頴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校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茶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於郡學其大賓爲前進士魏俊民介爲先聖五十四世孫思調僎爲推官王芳三賓爲范廷徵衆賓爲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僎爲知吳縣事會黼知長洲縣事張翔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

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定行坐有禮老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乃列坐八十以上者十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役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賓僎介之贊相爵尊豆籩俎洗之執事者皆具又別爲教授位而吳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圭職官志作陳則次之訓導某等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待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屬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之觀者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人表升降揖拜竟

日無倦而其子槃侍立進趨中度於是化明樂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今天子神聖援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生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爲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吾於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公之政與孝與弟者蓋易然也且老人者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聖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公誰能表之彝也居公之野病廢得扶曳以觀焉蓋曠世之遭也故爲銘其堂下碑曰於維皇王正此方夏爰釋戎衣有事郊社祀享會朝禮作樂造神人既和及鄉飲酒維鄉飲酒萬方攸同俾孝與弟

載臻時雍顯顯魏公牧我蘇人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俛以介公在泮宮賓至則拜出祖東壁羞自東房元酒子尊房戶是當有勺有勺實彼爵矣再拜稽首獻且酢矣吹笙鼓琴而瑟而簫而間以歌厥音猶猶有黃其髮貽背兒齒百有十歲眉壽曷已公拜而饋實猶父兄何以將之筐有元黃賓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嘒哉天子明聖天子萬年畜爾子姓猗嗟蘇人今爾復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

余焮奉行鄉飲酒禮序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詔天下行鄉飲禮崑山縣人臣李無

皇朝通志卷四十三
逸尚義讀書時爲萬石長奉詔惟謹乃卽其鄉賓禮耆英
遠邇畢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
八七十者坐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獻酬有
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牆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扶歸
者歌髭白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而詠之吾友
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余引其端久弗克爲其請益堅嗚
呼鄉飲不行久矣黃鮐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
介之儀蓋百有餘年矣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世之曠典
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逸生逢至世獲睹盛禮之行
乃能率先鄉人我冠博帶與龐眉兒齒雍容揖讓於尊俎
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黨爲勸可謂不惑流俗

篤信古道者矣世有藏鏹數百萬卽爲富家翁烹羊烹羔
舉觴浮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箏搏拊歌鳴鳴以極一時之
樂惡識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少愧矣使
鄉如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風俗可厚其機
一寓於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與
也爲我謝曰聖天子在上善自律以化其鄉人他日璽書
惟汝嘉尚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旣望按王彝序鄉飲
詔在洪武五年
非十二年特詔又壽誼百有十歲時爲洪武六年則十二
年年當百十六歲非百十二歲兩序不相合並錄俟攷

宋濂吳郡廣記序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
爲東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

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
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
寰宇記各有所明逮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
紀范成大趙與篋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惇者病其未完
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爲總管嘗集諸儒
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閱前志
之紛乖以爲苟不合而壹之恐不足示來者乃攬衆說摭
遺事芟煩取要族別類分爲序例一以舉其凡爲古今記
一以記其事爲總序一以覈其名爲表二以著職官氏族
之詳爲志八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
官之屬爲列傳若干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

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
之良及其事有不可棄者爲雜傳附焉總之爲卷五十其
後有集文十卷以備文藝之實爲外記五卷以存神仙浮
屠之可考者題之曰吳郡廣記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
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知府廬陵李侯亨嘉是書有繫
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
繼其職遂督成之熊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爲中書舍人
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序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
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勅
爲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
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

自新刊縣志卷之三
卷四十三
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嘗爲封
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
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能獨能毅然以筆削爲己
任倣史漢之法損益舊典爲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
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
之人覽是書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憲以爲法將見道德
興而習俗美勾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爲教不
亦大哉余善熊獨能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爲序
其槩俾刻焉

龔詡上巡撫周文襄公書

詡竊聞古人有言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又曰物

不得其平則鳴蓋諾諾者本無忠敬之心惟徇己私所以
事上者惟務阿順曲從上人樂其言之甘如飲醇醪不覺
自醉遂至日積月深養成大患如昔人始順王安石之旨
而卒發其所短者呂惠卿也若夫諤諤之士心無憚邪志
秉忠直其所以尊上者無非至誠故論事無所回隱不無
迫切過激之語上人驟聞之逆耳靜思之利行如飲藥餌
雖不適口其病獲痊如古人始而目魏文侯爲不仁而卒
成仁君之名者任座也是皆徃事之明驗理勢所必然以
此推之凡當大任行大事者諾諾之人不可一日有諤諤
之士豈可一日無哉今執事以豪傑之才經濟之學特膺
天子寵命巡撫東南自下車來首以風俗民瘼爲事誠所

崑崙縣志卷四十三
謂不世之賢而能體天子愛恤軍民之盛心者也然詔竊見在下之人諾諾者常多諛諛者常少更有恃執事寬仁厚德而敢為悖理傷道之事以虐民壞俗者有之軍民若楚之情壅於上聞不能自訴詔愚不肖區區管見恐不能不為執事高明盛德累是以鬱鬱心懷不恤衆怨而敢於執事前一一痛陳之也倘不以人廢言或有補於萬分之一伏願矜其愚不錄其罪而施善處之道焉幸甚幸甚

- 一輔導聖躬必法堯舜
- 一民風不古可為深憂
- 一鄉飲酒禮殊乖本意
- 一養濟旌善名實不副
- 一學校師生不遵法令
- 一學校師生不宜妄交
- 一牧民之任當嚴按察
- 一風憲出按宜禁私謁

- 一東南水旱必須預防
- 一澄汰冗卒以養精兵
- 一官軍運糧費用苦楚
- 一官軍俸祿不足養贍
- 一官吏侵漁弊由祿薄
- 一各處有司擅興土木
- 一差吏官員酷用刑罰
- 一官員餽贖科索損民
- 一官吏犯法不當贖罪
- 一清理田糧未愜公道
- 一鹽法禁令未能兩全

劉昌與葉盛書

春初得閣下關北所發書誠感深意閒居謝交無所從事偶閱衛族考得閣下之善有三文節公涇立朝忠義無間於人自前輩凋落而泯泯不入後生口耳者已二百餘年閣下於今之世而任其事者天下雖未皆知公而獨無一

二君子拊心浩歎以激發其志乎此閣下之善一也時方不喜蘇人而閣下獨稱公之生在石浦其言既行天下不以爲非羣然和之曰石浦蘇之一隅而尙有斯人里中後生遂得有所憑藉以斂其憤而張其氣質其賢以自勝此閣下之善二也閣下自從舉之京中中間期年耳獻納未久卽都大官擁重寄公退不自愛其智慮以養安逸乃效儒生尋章問句著纂所積其書滿家又謙然不以爲是而引節之輩以自助考中所具是也此閣下之善三也閣下之志誠大其心誠虛其量誠能容其意誠好善未已故昌錄李幼武言行錄所載衛膚敏事一通以質於閣下其有以教之考中本蘇州志言公之先齊人唐末避亂南遷多

居秀州之華亭祖闔始徙居石浦而言行錄載膚敏上世齊人唐末徙錢塘又徙華亭今爲華亭人則其來本相合也闔以徽宗政和八年登第其年改重和明年改宣和而宣和初膚敏以上舍奏名相去蓋一年豈膚敏者闔之從子行猶留華亭而闔與其子季敏輩獨徙石浦與不然則幼武所據者史傳史舉其大言華亭可及石浦與蘇州志闔無傳而歲行不可考膚敏年三十九奏名以高宗建炎三年卒在官十一年耳其後歷五十六年爲孝宗淳熙十一年而公始及第膚敏事傳聞寢略而志因亦無傳與闔猶得以進士隨年列名而膚敏以上舍奏名乃遂遺之與膚敏在華亭在石浦不必論要之必衛之族其季敏之行

蓋公之伯父也所立事節表與公相符是以昌固進之閣下博學洽聞希古力道必有所擇於此矣風便無惜教音茅塞之心誠開沃不備昌再拜

鄭文康懷賢錄序

東崑沈倅侗壯宋龍洲劉先生當壽皇時上書謂中原可一戰而復擯弗用竟以客死於是採其行爲小傳一通以補前史之闕復散收其詩詞若干篇將刻梓以傳題曰懷賢錄予取而讀之嗚呼南渡君臣之不振也甚矣蓋盈虛消長此天之道亦理勢之常也雖以三代之盛有不能免焉者殷衰於小辛高宗則中興之周衰於厲胡宣王則中興之然則二君果何爲而能爾哉予嘗有以考之矣高宗

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乃使人旁求於天下得傳說於版築之間與之論列天下之事宣王內修外攘若仲山甫尹吉甫南仲諸公布列左右出則征伐入則相理所以光復舊物再造邦家彼南渡君臣包羞忍恥忘不共戴天之讐豕突鼠伏今日議和明日議和曾有高宣一日之志乎於良弼也既無夢賚之徵又無物色之勤幸而挺身有龍洲者出以布衣而任天下之重雖未敢謂其可以比擬商周人物然其忠義之氣固無以異也當時國柄付之小人使斯人之訏謨遠猷不得少見不亦悲夫雖然天生龍洲不在朝廷而在江湖有如龍洲者或在朝廷又隨用隨罷甚至竄殺無已嗚呼已焉哉是誰爲之此天意之於趙氏

薄矣豈宜獨歸罪於人事也哉

鄭文康重修半山橋記

崑山之勝在馬鞍山而半山橋爲山之喉嚨焉云半山者以縣治至山當路之半也山之勝雲窗霧閣層見叠出自唐宋郡縣志登載已然中有孟郊張祜留題詩又有王荆公和章其爲勝槩可知至勝國末舊觀雖多陳蹟而城中士女至今花時菊節攜酒上冢登高望遠者故在也往則率從橋而北焉舍是則迂僻穢汗軒騎不通謂非喉嚨而何雖然此特燕游者耳未足以見其要也至其城隍之祠厲鬼之壇驛使之館皆隨山前後而列縣大夫有事告謁祭饗迎送亦從橋而北焉又非喉嚨而何此特命吏之事

耳猶未足以盡其要也若夫九鄉之民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所需菽粟布帛雞豚薪芻菓蔬茶鹽之類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咸趨橋而爲市焉此民庶飽煖安定養生送死所繫其要如此使壞而弗修則居者困而行者阻民無依歸市無貿遷雖有命吏亦將何以使民足用士女何以及時爲樂哉天順辛巳歲雨久水漲梁斷而柱危主縣者患而謀治焉踰年財費民勞績用弗成會主者以墨去佐縣者曰事誠在我不得老成人終弗克就緒乃起歸公克愛於閒散之邊俾理其事克愛年將八十矣筋力未衰聰明尙存乃夙夜經營勞瘁弗憚環石爲梁而柱仍其舊焉幾半載而告畢工於是縣之命吏與城中士女及九鄉

之民遙觀厥成靡不讚歎噫韓昌黎作方橋詩其詞曰非閣亦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退之儒者何能事於此乎識者知其以宰制天下自況克愛掌鄉賦三十年民帖帖而治正大公平隱然古之循吏宜其於修橋小事何有使其有官爲政其方橋之制亦存於心久矣肯以乘輿濟渡哉惜其老而不復仕也

沈魯斯文會鵲咏圖序

衢州別駕用汝甘公既歸老不復嬰世慮惟優游以樂桑梓以是崑之名宦接跡菟裘若三張大參敬之歸自浙藩大尹克讓歸自修武少尹景文歸自荏平應楨沈亞參自蜀彥聲周良醫自鄭孟佐陳教授自靖虜蘊章孫郎中自

刑曹廷章周教授自遼左而夏德聲以內翰歸觀朱德敬以宦榮家居周叔倫以開化簿解組皆能善道始終掃軌卻跡聲利不入於心有高致自得之樂而韋布與列者三人秦國醫呂用尋從弟文遠清修力學不逐時好湖廣僉憲中書舍人朱季寧之孫日南敦倫潔行克世儒業亦不鄙廁予於諸君子之末計十有五人置酒月一會周歲而會徧餘備聞爲消長無潰盟無間歇儉而不陋豐而適理合乎時宜而能歷久彌固先是知瀘州張公元龍以詩文道所以爲會者再期而大參卒大參亦謂此亦美事必遺美名於後宜命工圖形而人自賦咏以見志乃繪坐談於堂上者四人高年而處尊爲用汝應楨居其左敬之居

其右承之以布素叨陪則魯也坐樹下二人弈手一筒而屈指自計者景文也指枰以審可否而欲下子者蘊章一人旁坐而觀之日南也投壺者二人其西貯矢左手爲德聲舉矢向壺爲德敬二人旁坐而觀之朱衣袖手者彥聲也碧衣舒手者叔倫也行及門者四人克讓也文遠也廷章也孟佐也衣朱者五人綠衣碧衣大布裛衣者各三人而綠衣加一焉下方列詩什而屬魯序其首爲之言曰承平之會曠世罕逢君子以道致身進退有禮歸而怡老豈徒流情觴詠而已哉志各有在不越俎而代庖惟實踐以養和平之氣從容文物而談吐不違詩書六藝之教雅歌投壺而周旋揖讓軌度之間孜孜善道以求進益之方恂

恂終日不爲詭異之行尤謙以下人而德彌尊道彌光行已有恥而勢利莫能誑故出入相次危難相恤志趣懸合而事同一家蓋由昔之壯行其志不過以平易近民而民親之今茲寢衰而早休亦惟敦古道尚名節勵廉恥理性情爲君子所安所樂而已王者養國老庶老乞言以資治道有培於化原而吾崑風氣之殊民俗之美情文之備先王觀風採詩於方國所以崇教敦本者得不於此乎取之世方以市道爲交不以忠告尊賢取友而惟利祿寵榮爲得喪欣戚適然而志伸則數犯名教以徇己私而不畏人之議其後倏焉而志失則投跡惡木之陰而不暇擇稅駕之所嗚呼侈肆之漸其變爲亂孰謂乘堅驅良僕從雲集

者之不爲負乘致寇折鼎覆餗之相爲倚伏也予爲是懼
而用懲勸之方以告來者庶幾彼此俗尙美惡有革薄從
忠之道宜以吾崑大夫士爲之表率焉

朱瑄請分立太倉州疏

臣聞事有便於民者不嫌於初始政有益於治者不憚於
更張如太倉向隸崑山今議設州城於軍民便利有六如
崑山所轄唐茜涇等處又常熟所轄直塘雙鳳塗松等處
嘉定所轄劉家港等處各離遠若干里到太倉各近若干
里若將附近鄉都分割則納糧當差不致遠涉一也又太
鎮二衛本備倭寇而設近年官軍俸糧俱往別縣關支尤
爲不便萬一寇發城閉何恃以守若立州則糧積充足有

備無患二也又城郭內外軍民雜處大率軍多刁橫欺凌
民戶輿訟委官不得約會以致監禁日久若立州則民有
宗主而不致受欺軍知畏懼而不敢縱惡設有詞訟可以
旦夕獄成三也又附近人民每將貨物入城變賣有等光
棍用強攙買尋鬧搶奪以致鄉民別處市集變賣路遠費
多若立州庶免前弊四也又崇明離蘇州府若干里太倉
城若干里其民到府必經太倉而守禦千戶所又屬鎮海
衛轄若立州統領崇明則遠近相制五也又衛學軍生例
有歲貢三學民生附近衛學肄業旣無糧廩之資又無歲
貢之路科第雖不乏人柰解額有定不無淹滯以致皓首
窮經無由補報若立州軍民生徒俱有廩貢交沾實爲後

學之幸六也以臣愚見灼知有益乞敕該部查照前後建
議施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

李東陽葉文莊公集序

葉文莊公集若干卷帙同而名異其曰水東稿者為諸生
及為給事中參政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而作曰開封紀行
稿者為給事奉使河南而作曰棗竹堂稿者在廣東西巡
撫而作曰涇東稿者為禮吏二部侍郎而作詩則以次彙
錄文則計體而分皆公手自編定而總之曰文莊集者則
其子貢士晨所名蓋將為天下道而不敢以私集視也余
嘗讀而論之曰公之文博取深詣而得諸歐陽文忠公者
為多公雖未嘗自言然觀其紆餘委備詳而不厭要知為

歐學也夫歐之學蘇文忠公謂其學者皆知以通經學古
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敢諫為忠蓋其在天下不徒以
文重也後之為歐文者未得其紆餘而先陷於緩弱未得
其委備而已失之醜縷以為恆患文之難亦如此苟得其
文而不得其所以重天下且猶輕之而况乎兩失之者哉
公學勤好古而志切濟時其在朝廷敷陳獻替多見采納
在藩鎮威惠並行在部曹清鑑雅操始終不貳其正違志
拂意不克自盡則歔歔蹙蹙若可已而不能已者然則得
於歐學也顧不已多而况文哉今論者無問可不可文必
歸之翰林政必推之法家執議如此則其勢不容以不判
若持法守律又能以經籍為根柢以文章為藻飾為天下

重者獨非人之所難哉國朝文臣得謚爲文者翰林之外
近時惟吳文恪公訥魏文靖公驥姚文敏公夔及公要諸
當世誠不可易得余生也晚所接見者不過一二人公於
我蒙翁岳公爲知己故雖不敢知公而獲接言論得其大
者凡所以爲公計不止爲當世道也因以貢士之請爲序
公諱盛字與中別號及庵所著有奏疏錄及水東日記則
其家所藏故不載云

方豪請蠲逋負疏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知縣臣方豪謹奏爲蠲逋負以蘇民
困事竊見崑山瀕海之地地勢卑溼稍雨輒潦舊年霪雨
爲災今年尤甚一水瀰漫四望無際崑民惟事田畝他無
所營田畝既空何以爲命草根樹皮採掘殆盡雖富家宦
族亦以麥粉度日壯而無食則逃子不能以有其父稚而
無食則棄父不能以有其子臣每一陸行餓莩塞路每一
水泛枯骨填河觸目傷心動輒流涕至廢寢食說者謂崑
山三盡上戶財盡中戶逃盡下戶死盡殆非虛也臣竊惟
國家財賦寄東南蘇州東南大郡也崑山蘇州巨邑也今
東南之荒莫甚於蘇州蘇州之荒莫甚於崑山時事如此
誠有大可慮者當此之時陛下發府庫之積遣賑濟之使
議者猶以爲噬臍况可加之以催科之擾乎本縣舊年之
災亦已甚矣踏災者恍於劉瑾指荒作熟冀以免禍故朝
廷無全免之恩上司有嚴迫之限今日徵白糧明日徵糙

糧今日徵絲價明日徵絹價今日徵義役明日徵馬役不
日公侯祿米至急也則日鎮海軍儲至急也不日鳳陽糧
至急也則日揚州糧至急也不日鹽鈔銀至急也則日車
腳銀至急也催科之使盈庭鞭扑之聲不絕小民雖鬻田
宅賣妻子將以完官人各自顧不瞻奚暇其他臣於此際
無可柰何欲爲夜遯之計又以犬馬之齒尙少乾坤之恩
未酬故足將行而趑趄也臣思本縣未完糧米尙四萬五
千四百有奇白銀尙二萬六千六百有奇易銀尙四萬七
千四百有奇若必事事欲完但恐人民日漸流移日漸死
亡則有田無與耕者田無與耕則雖遇豐年亦何益哉遇
豐年而無收則陛下之倉廩誰與實之故臣昧死上陳伏

願陛下念崑山爲財賦之地憫崑民被災之慘特敕戶部
將正德五年以前一應錢糧悉皆停免姑候豐稔年分每
年帶徵一分由一邑以及七邑由一郡以及四郡酌量災
荒之重輕以爲蠲免之多寡則府庫之積雖不發猶發也
賑濟之使雖不遣猶遣也涸轍之魚垂涎於江水潦穴之
蟻有待於竹橋惟陛下圖之陛下英武天成睿謀獨斷掃
除奸黨政事一新四海臣庶皆引領以望太平臣雖至愚
忝茲祿食苟有所見安敢不言夫錢糧國之用也民國之
本也臣豈不知國用之當足但國用不足猶有可爲國本
一傷恐不可復救矣惟陛下俯察愚衷決意行之臣不勝
幸甚緣係蠲逋負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皇朝兩縣續修志 卷四十三 藝文一
差吏錢綺質捧謹具奏聞

顧潛稽古治要序

臣竊嘗觀天下事物莫不有要操之則簡約而易立舍之則紛擾而難成故戶之啟也以樞裘之挈也以領推類言之無不然者昔孫子論將之道曰仁信智勇嚴宋儒論當官之法曰清慎勤蓋亦舉其要爾豈治天下獨無要與臣愚不自揆輒謂十言足以盡之所以十者何曰仁也敬也孝也友也勤也儉也剛也明也公也信也人君於此十者能知而不昧守而不渝則可以正庶官可以安兆民可以服四夷可以遂萬物可以致百祥可以綿億祀所守者約而能盡博所務者簡而能御繁信乎為治之要焉抑此豈

臣之私言而無稽者哉蓋本諸經參諸史自古及今凡聖君賢辟所以保其治安其位久其存者皆以此爾反之則亂而危危而亡矣何謂反之暴焉則非仁矣肆焉則非敬矣悖焉則非孝矣傲焉則非友矣惰焉則非勤矣侈焉則非儉矣弱焉則非剛矣闇焉則非明矣私焉則非公矣譎焉則非信矣出乎彼則入乎此彼此殊塗而治亂之應擬於影響驗如著龜有確乎不可易者臣自始仕即欲類輯成編上塵乙覽以為皇上恢宏聖治萬一之助然學識膚淺又日東於職務無暇考索志雖勤而力不逮者久矣頃緣抱疾陳乞家居杜門無所事事乃以十言分列於策歷考堯舜而降以迄於宋取其德政合於是者疏諸各言之

下而臣之迂愚所論著者繫焉若其善始而忽終得此而失彼與夫反此不爲以亂亡其國者亦附見之矣輯成謹繕書成帙以俟赴朝之日將獻於上倘蒙采納見諸躬身則區區耿耿之忠爲不泯云

顧潛玉泉亭記

吾邑名崑山取諸華亭九峰之一陸士衡云婉變崑山陰者是也自唐割置山在華亭邑境而吾邑仍舊名乃以城中馬鞍山者當之又以山產異石堅確瑩潔因取崑崙出玉之說別名玉峰斯固傳會云爾顧自海上至蘇城夷曠二百里許惟馬鞍拔起數千尋巖壑奇秀林薄陰靄含精藏秀靈潤嘉穀陟巔南望九峰皆在几下謂非邑之鎮與

山故有井深窈叵測泉冽而甘俗傳下通海脉理或然也邑人贈南昌同知張府君德行飲而嘉之嘗云山旣玉名矣泉山出也獨非玉乎遂呼爲玉泉而且以自號焉府君沒四十餘載泉亦就湮瓶橋不至其冢孫太學生流芳登覽至是憮然歎曰此山之舊蹟也此吾先公所嗜而託以自況者也久廢不修咎不在予耶募工下浚旬餘出碎瓦數百畚泉復潄沸旣又構亭覆之置楯護之榜曰玉泉亭之右爲樓三楹虛其上以待遊者下則以居守者謁余記之夫玉備諸德聖賢所貴泉之用爲餽饔漚濯灌溉者不一府君托以自況將玉以爲德而泉以爲用乎德其修諸身爲裕後之基而用其究於子若孫乎昔秦憲副廷贄銘

府君墓謂其豪邁蕭爽遇事不平意氣奮發義所當爲卽毅然爲之不顧利害而數奇履危操心慮患以終其身其有得乎縝密以栗廉而不剝者矣旣二子並登科第人固擬之藍田雙壁伯氏濟民倅南昌焯著政譽擢思南守仲氏養民爲定海令鋤強植弱皆有及人之澤今太學君業成行修榮進伊邇諸弟姪負特達而俟收汲者尙三十餘府君之所遺源源不匱如是表之以與斯山同不朽也固予嘗纂邑志馬鞍在宋元時亭館彌望巨公名士賦詠可考百餘年來蕪廢殆盡是舉也雖張氏賢子孫不忘其先之故而後將有好事者聞風繼作以復舊觀則於山甯無助乎予輩亦時得以壺觴杖履徜徉其間彼洵美而非

吾土者無庸遠適矣并書以爲記

周倫楊侯清理田賦記

國賦莫要於田均賦莫善於井井田之法廢也久矣而國之用日殷征斂之法橫焉溢出雖田之名亦莽然襍揉重者曰官田輕者曰民田賦則重輕頓相倍蓰近世仍之未之裁酌遂爲成法務在取盈以足常賦不均之歎溢於道路莫之能告也然賦莫重於蘇松崑山又蘇松之重者民弗能勝弊源益漫宣德間周文襄公忱受命董其事而撫綏之凡田區以領畝畝以領圩圩以字拆號以數編賦以則定其冊曰流水圖曰魚鱗以序姓氏以正封洫於是田有定數賦有常額其間肥瘠高下之等未遑勅議歲久籍

殘胥徒倚奸規利紊亂甲乙飛詭懸蕩濫若倒瀾會計不足則加賦於民羨積之餘則歸諸私橐遂使純良小民賦贏而產薄產去而賦存者訟牒蝟興逋案山積監司安其常守令制於分豪強飭利訾議沮撓欲湔滌而一新之亦難矣同安楊侯逢春尹崑之明年洞惻民隱核之父老告之神明力主清查之議毅然任之靡所顧避令邑民陳表以供役遣蚤夜自勵蒐輯古圖籍稽之古額索弊端而比之法其自首者聽發匿伏之奸釐減增之弊一圖籍可憑燦若指掌巧者靡容其喙拙者獲饗其志計其清出之數得米二千九百石有奇雖不能盡復文襄之舊而今日之圖籍真後日之文獻也豈曰小補之哉或曰若之何而後可以均田均賦以立不刊之典曰夫田固有亢而瘠有下而瘠者亦千百之一二也請於上責之良有司先察其瘠之甚者而酌之而薄其賦於是盡取其餘酌而均之夫疇曰不可俟今就辟夙駕在道耆民盛信輩攀不可得請紀其績於石以告來者

顧鼎臣朋壽圖詩序

天順成化中崑之庶老相約爲延齡會義取娛高年祝難老年非五十以上者弗預仕而老於家者別爲斯文會兼以輯威儀重文物端表率故不拘年齒而庶老之有文行者間得預焉就二會而評之延齡爲穆斯文爲雅而敬交序齒聯鄉曲篤親舊固一道也先諭德府君出入二會三

十餘年俱躋首席伯兄有齋先生仲兄自如先生繼預斯文人皆以爲難正德丁丑自如先生年登七十歲首倡一律邀會中同庚上杭令高先生思南守張先生和之因命工肖像爲圖繫之以詩會中諸老及里中韻士從而和之得若干篇卷成借魯頌三壽作朋之意題曰朋壽先生走書京師曰吾三人願得吾弟一言爲壽也惟古人交游中於同庚尤親昵若宋文潞公在洛之日與程中散珣司馬朝議旦席司封汝亨年皆七十有八爲同甲會各賦詩紀之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甲午年事在往冊固已炳炳若生同里壽同稀年同心之言同聲應酬至盈卷軸前此實未之聞要自吾兄始也矧潞公會耆英

之明年遂會同甲又程司馬二人未嘗預耆英吾兄偕高張二先生久要斯文會盟而復有朋壽之作事擬諸昔人或掩而過之矣人生不辰當瓜分鼎沸之秋駭目驚心朝不謀夕雖幸而壽考惡知有生之樂三先生居仁里際盛朝麗詩書之澤同衣冠之會康於其躬裕於其家有泰豫而無愁勞熙熙乎同老桑梓福之所自惡可昧乎君子謂鼎臣闕宮頌魯侯壽而享諸福也本之則在於泮水其詩有云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今茲壽之朋似矣德亦有鄰其如何日上杭溫而飭約而不渝思南達而毅警而慮遠自如坦而恭順而無競在公者宣勞家食者有儀或出或處均之爲翹翹者所謂如岡如陵之壽亦旣有所本矣又孰

與靳之夫敬德以迓皇極之福此固鄉先生所以示民而
迪後進者斯其著也鼎臣敢不再拜而爲之序

魏校乞復姓疏

爲復姓事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陛下以孝治天下
臣生斯時敢忘本始臣故李姓高祖恕剗股救母鄉人稱
爲莊渠李孝子娶高祖母金氏生臣曾祖琳兄弟四人於
行爲二魏士珣之妻與高祖母兄弟也無子養琳爲子因
改姓魏高祖李恕係長洲縣二十二都十一畝魏士珣係
崑山縣三保三十二畝兩家國初洪武各占民籍至今曾
祖琳寬厚有德長者實始昌大厥家魏氏遂爲士族士珣
夫婦甚賴之後庶出有子曾祖亦不復歸宗子孫居於崑

山易世之後迷所自出因與崑山李姓爲婚厥後宗兄李
方始大合族爲譜族之人曉然咸知尊祖敬宗臣父封主
事奎雅意復姓弗果臣登進士歷官中外從弟庠由太學
入官皆有籍於朝不敢輕改臣敢追述先志爰具家世源
流上達天聽乞敕吏部移文原籍官司體勘是實具奏改
正貼黃戶部改附冊籍庶幾子孫相承不昧本原爲此具
本差家人魏悅齋捧奏聞伏候敕旨

魏校與張巡撫書

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
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是以若是其急也恭惟
明公以天子大吏奉璽書鎮綏東南一夫不獲時公之辜

其任禹稷之任其心禹稷之心也茲者天毒降災於吾吳
氓俾不獲康食自冬十月至夏五月雨小民枵腹捍田曰
天其憫我乎今則已矣不可復爲矣力絕志悲哭聲遍野
待斃而已小民奄奄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老弱相依甘爲
餓殍壯者非徙則死耳等死耳聚而爲盜以追死焉禍自
此興而亂自此作捕而殺之吾民肝腦塗地矣是何異於
毆之殺人而又殺之也惡有仁人在位而忍視其民死乎
嗚呼數百萬生靈大命將絕迺續厥命猶幸而賴明公一
人耳嗚呼閭閻窶人憔悴萬狀上之人固弗得而盡見也
冤號達旦上之人固弗得而盡聞也厥或有流涕痛哭以
告者其能信乎公若臨敝境親睹茲患固將寢不安席食

不下咽凡可以活民者雖殫竭心力固不恤爲之矣統內
細民引領望公至曰微公其誰活我此亦禹稷過門不入
之時也人之言曰今上下困窮以賑濟則公帑竭以勸借
則私廩空夏乎其難矣然則坐視其死乎凡事豫則立及
今講求豈盡無策及今措置豈盡無財伏願下令先慰吾
民曰所不與吾民奏請蠲免賑貸者有如天日用安定之
邊其思亂之志早以哀痛血誠奏聞朝廷之上先祈蠲免
之恩次乞賑貸之惠截留上供漕運查理侵盜錢糧不足
則請朝廷接濟一請不聽則至於再再請不聽則至於三
朝廷必不忍遂棄東南也國家內帑空虛有司之力誠有
限量然皇上天地父母之心固無終窮一聞湖廣水災遂

獨百萬吾蘇獨非王民乎葢爾吳壤地利能幾何而國家
征取以鉅億計小民樂歲不得一飽竭力上供今百五十
年矣是世世忠孝有功於國家甚大也今茲歲凶朝廷豈
忍坐視數百萬生靈飢死而不一救之耶天聽雖高公爲
國大臣瀝誠以告萬無不從也昔也以一方而當天下之
賦今也以天下之大而救一方亦罔不濟荒政在人禹稷
救之豈一手足之爲烈哉郡縣親民之官也明公布德施
惠非郡縣孰與致之民乎願先簡別守令以提其綱然後
瑣科條其寮屬選委賢能而汰其才不勝任者黜其志不
在民者所至延見問民疾苦可使及今講貫荒政以觀其
材他日用之以責實此唐虞詢事考言之法也孟子曰好

善優於天下明公誠能召問父老詢訪士夫下而羣黎亦
各周爰咨諏所期閭閻之情盡達郡縣郡縣之情達於明
公而公達諸朝廷之上廣集衆思兼總羣議畫爲條品次
第施行他日舉而措之天下亦運之掌耳其於一方何有
語云活千人者後必有封伏願明公仰思國家付託之隆
俯痛生靈困苦之極一念懇惻感格天人於以迓續數百
萬生靈未絕之命吾見功德在人廟食百世天將報公壽
考胡福慶流子孫無窮矣歲在庚午吳會大饑怨氣薰蒸
疫乃大作小民死者百餘萬人餓莩滿野屍闐於川時逆
瑾擅朝有司懼罪而立視其死耳未亡之民僅存喘息比
歲恆歉而征斂日益煩苛東南膏血竭矣今茲歲凶設又

真州府志卷四十三
弗救是真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矣抑校願復有言焉
今茲水患豈惟天時亦人事耳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今東江則湮矣淞江經流也其下壅而弗宣洩故吳之南
偏歲被水患婁江東迤北匯爲陽城昆承諸湖舊有白茅
塘受之以泄於江而塞也久矣故吳之北偏歲被水患吳
地邊高而中下昔人象爲盤盂一有淫雨水勢瀾漫四望
成湖吾民之不爲魚亦幸而已非大疏白茅及淪淞江下
流則水患曷其有極耶此大勢也細論各處今田無高卑
蕩然漂沒矣救而僅存必圩小而岸闊堅者也其潰而不
可救必圩大而岸善崩者也設令平時修築圩岸分其大
圩以爲小圩高築隄岸廣闊堅牢雖有大水民力亦尙可

支豈若今滔天之患也哉昔文公南康東浙救荒咸以興
水利爲請謂爲務一兩得范文正公守鄉郡請修水利以
救荒今與其俟民之飢然後丐國家百萬之粟以延殘喘
俾坐而食焉孰若力請於朝早捐數十萬之財大興水利
豈惟拯一時之艱實百萬年無疆之大利也病臥閭閻久
不敢陳論當世之務茲者目擊愁苦耳聞呻吟心怛焉如
割一二父老泣而告曰我公未來聞公仁聲公旣戾止聞
公仁言今餓且死其有仁政以活我民乎吾情莫能上達
鄉士大夫弗爲我昂首道一言於上固吾儕小人命卒之
時也禹聞善言則拜校是以忘其鄙陋敢採輿人之言達
於鈞聽情迫詞切伏惟明公寬其僭易舉而施行之斯民

崑山縣續修志 卷四十三 藝文一
幸甚幸甚

魏校與聞人提學書

同崑邑諸士夫

頃承使節辱於敝邑考校士類惟公惟明而復崇獎實才表章遺烈甚盛德也疇不祇服但彭烈婦入祠一節尙以傳文未詳致厯明慮而未允某等義不容默輒敢誦其所聞昔烈婦之喪其夫也其時家業陵替無以餬口而舅姑並沒熒熒靡依雖存夫兄六人雅不讀書識禮况有贅姑意若冰炭而居烈婦度物審時灼見其有不可久存之勢而秉心塞淵又篤守夫親沒不復歸寧之節且知其兄介庵鄭公之賢真可以託其孤是故以義自我先託其孤於舅氏然後從容就死死出於正夫豈昵愛夫婦而忍情於

母子間哉嘗聞其遣婢抱子以適舅氏時飲乳其子出復召召更乳之撫摩良久如是者三戀戀然而不舍訣則其託孤處死實出於萬萬不得已之情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也使當其時家雖貧而舅姑未亡亡矣而其家守禮或烈婦之兄弗存存而未必賢孤不可託如是而死猶爲可訾今旣自全其烈而又善遺其孤孤卒賴舅氏以有立及今子孫爲良醫於藩府則烈婦之奇節遠識殆無間然矣比之見祠三貞豈相上下彼旣已尸而祝之烈婦乃不得俎豆於其間其於缺典爲何如也某等不佞謹稽諸舊乘參以故老之言直陳如是伏惟執事詳而察之俯賜俞允若夫鄭節婦之孀居七十三年白甌自保始終一節可與

秋霜烈日爭嚴者執事固已諒之矣不敢贅辭亦惟早賜
施行使一節一烈隆然並祠匹夫匹婦有所觀感其有功
於名教豈小小哉某等辱在下風不勝惓惓瞻望之至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四十三

崑新兩縣志卷四十四

藝文二

明

方鵬與學中諸友書

愚惟鄉先生歿必祭於社古之制也舉其賢者而祀之學
宮之旁今之制也吾崑素稱文獻名賢接跡然昔也舉之
甚艱今也入之頗易豈人才之間出在昔日爲少抑有司
之作興於今日爲盛耶不然則蓋棺之後公論鄉評必久
而後定耶愚固不得而知也姑以耳目之近者與諸君商
之西溪吳公竹西虞公皆愚之所忠敬者也西溪旣入祠
矣而竹西莫或舉之豈虞氏之子若孫謙虛退遜顯揚之

心雖切而不敢自衒耶抑清議之於二公有所軒輊而故爲之先後耶愚亦不得而知也夫竹西心跡之高朗文章之純正節行之孤潔風神之夷曠皆足以頡頏前賢師模後學雖其位不甚顯事業無聞然久任職方屢有建白手筆具存亦可攷見則其無愧於西溪而或過之亦明矣而獨不得俎豆其間識者謂之缺典不亦宜乎或曰子方以文章得罪固當箝口結舌救過不暇而復譏諛若是何哉愚斂容謝之然終不能改也伏惟諸君子矜其愚恕其狂瞽而俯察焉白之當道列之祀典幸甚

方鵬復劉邦伯書

蘇松稅額之重其所出來者遠矣執事下問及此吳下蒼

生之福也豈嘗有所繫於中而思所以處之乎然鵬書生也其詳則莫余敢知其略則幸聞之父老質之前輩矣謹撫以復而區區愛莫助之之意亦寓焉景泰中長洲縣民楊芳嘗以書上巡撫鄒公有曰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贄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又攷松江夏時所撰

政監云宋賈似道欲建富強之策用劉良貴吳勢言買官
戶踰限之田可得一千萬畝歲收租六七百萬石於餉軍
沛然有餘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田
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或少或瘠佃
者或貧或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六郡
之民於是大困賈既怙權凡言公田不便者遂加斥逐賈
既去國北軍已抵昇潤言者乞罷公田之籍以救民心然
邊事日急竟不及行及元人入臨安以其租爲餉軍之利
終元之世六郡官田之數不復減矣我朝洪武永樂間遞
減重額官田而民猶以爲重也如松江一府宋紹熙間秋
糧十萬餘石今爲八十七萬石嗚呼重矣莫非王土何官

民之分一視同仁何輕重之異井田之法三代聖王之良
法也自秦而後莫之能復官田之籍誤國奸臣之弊政也
自宋至今猶踵而存有司者動以國用爲辭而不以民命
爲念可勝歎哉據此二說此蘇松稅額之所由重也執事
得以攷證而區畫焉則吳民並受其福矣先正不云寬得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惟執事留意焉幸甚

方鵬崑山儒學射圃記

殷周鄉學取諸習射取諸養老雖各舉其一以爲名然實
並行而不遺也夫古禮之廢久矣惟斯二者獲存以其繫
於鄉學故耳則鄉學之所繫不亦重哉且養以尊齒有寅
恭嚴憚之心焉所以教天下之敬也射以考德有雍容揖

遜之風焉所以教天下之和也敬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古禮雖廢而禮之體用賴斯二者獲存則二者之所繫不尤重哉今養老之禮式遵時制奉行惟謹惟射禮闕焉弗講君子病之吾崑學之坤方舊有射圃一區荒穢不治有亭庠陋亦復傾圯學諭吳君志圖改作請於典學使者報可有司因循未遑也君乃割俸金爲倡諸生樂助者八十餘人於是召工市材撤舊易新闢隘就廣亭之前拓以崇軒軒之左右翼以小亭軒之外築爲露臺臺之下中爲甬路甬爲賓阼兩階最南爲門扁曰射圃繚以高墉鑿以方池爲限又穿震隅爲角門有事於斯者出入是便悉君之所經畫也嘉靖丁酉正月始事四月訖工凡設楹置豐張

侯設旌之類旣皆得所至於弓矢決拾及鱗爵笙瑟諸物亦靡不備其規制儀章大異舊觀矣茲復偕其賢僚詣予請記竊聞建學立師國之首務然必師道克立學政斯舉君初蒞吾崑適壞極而當有事改絃更化士爭濯磨且重倫誼表貞烈惟恐弗及而於廩饌之盈縮脩脯之薄厚未嘗嬰於懷而出諸口人相慶以爲得師是役旣成躬率其徒之能者若梁介輩演習其中賓主有位登降有節獻酬有容勝負有算邑人環而觀者儼如嬰相之圃退皆恍然若有所得而欣慕誦說之無已焉亦足以驗崑俗之醇可以學道而易使也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其信然乎矧諸生陶化旣久將必有敬和合德文武兼資之士出乎

其間爲殷之摯爲周之呂入膺保衡之任出效鷹揚之績以弼成我皇明無疆之治固是役爲之階也君之功其懋矣乎予少也游歌於斯及其老也賓飲於斯沾被化澤深矣故於君之請不多讓焉君名宗周江右貴溪人學訓張君名廷用戈君名鳳皆後至而樂觀其成者助金諸生姓氏具列如左

方鵬重建甫里先生祠堂記

祀以報功也功在吾君則祀之功在吾民則祀之祀者無德色享者無忤容何則以其稱也有士於此上不事君下不治民放江湖以爲高寓文酒以爲達而名實未加於上下然報祀之典彌久益勤而不可廢者蓋必有其故矣唐

陸先生魯望家於笠澤寓於甫里躬耕自食屢辭聘命其抗塵絕俗之標有欲識其面目而不可得者當是時也鶴舉衛軒豺當漢道國事且日非矣先生以高風峻節傲睨一世使上焉者知崇道義默消其輕士之心下焉者知重廉耻潛奪其富貴功名之念祀典所謂法施於民先正所謂貪夫廉懦夫立大有功於名教者先生以之此祀之所由設也甫里白蓮寺相傳爲別業遺址舊嘗廟貌其中自宋迄元至於今日愈徙愈陋予每集諸生拜於祠下志欲改作力苦弗逮正德乙丑勸學使者下令亟毀淫祠里人馬處士經與弟綸紳緯綯撤鄰祠之無名者取其材而附益之改築於寺左隙地堂宇旣邃門垣亦整買田若干畝

以供祀事委僧某守焉明年戊寅告成胥來請記予喜曰
是吾志也竊惟甫里爲名賢過化之地士風民俗素稱純
雅數年以來漸失其舊今之地卽古之地今之人非古之
人矣經等率其子弟與其鄉人以時告祭觀聽之餘必能
轉澆爲淳歛華爲實所謂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固先生流
澤未泯而馬氏表章之力不可誣也系之以歌曰甫里先
生人中龍扁舟破浪乘長風帝召不起驚王公默扶名教
伊誰功羊裘老子柴桑翁地殊代異臭味同撤邪就正新
厥宮杞菊杯案陳西東精靈縹緲煙雲濛散襟露冕下太
空鳶肩後裔懿且恭永修祀事垂無窮

方鵬介石記

知崑山縣事金臺尹侯省耕至石浦訪宋參政衛文節公
西園遺址見巨石僵卧草間僅露其脊命左右載以歸立
之縣治大門之外崑士大夫聚觀焉望之則遽然而尊不
可犯也卽之則凝然而重不可轉也乃相謂曰是足以況
吾侯名之曰介石屬余爲記夫介者辨別之端於善惡邪
正之間見之的而守之固耳侯立身大節無容喙者姑以
其政言之邑有山神會男女晝夜奔走如狂侯悉禁之以
革淫侈擇節烈孝婦顯著者祠而祀之以示激勸巨
奸趙王二姓宿爲民蠹善持官中短長莫敢誰何侯獨寘
於理卒外獄中懽動城邑夫黜邪崇正旌善而鋤惡無疑
於中無撓於外非介而何侯方日夕敬對若嚴師益友曾

未旬月而有內臺之召矣繼侯而來者其人介也則摩挲
愛護厥操彌堅脫或媚鬼神輕禮教畏強禦甚者通包苴
徇請謁與茲石不相似則額泚背汗將不敢仰視矣然則
茲石之立不有功於吾崑也哉傳稱文節公憂國忘家始
終一節孤立自守不爲勢怵正侷胄之罪表朱子之學可
謂介如石矣侯於是取法焉則他日文章事業必不在衛
公之後雖與茲石同垂於不朽可也

方鵬崑山縣儒學重修記

政莫大於立教役莫重於興學然師儒之官以道自尊不
任其勞也以廉自養不責其費也尊而能勞廉而能費君
子以爲難嘉靖甲申夏崑山縣學明倫堂仆於風雨時成

都楊君華實掌教事謀於諸生曰堂仆勢當亟治然殿廡
齋閣日亦就圯幸其未至大壞而早圖之則易爲力第不
忍重傷我民將捐俸以給之不繼則傾私帑又不繼則稱
貸焉何如咸曰唯唯乃於是年之秋始事市材募工百手
偕作縣大夫王侯朝用暨方二尹鉞首有瓦木緡粟之助
明年乙酉春堂乃告成其次禮殿櫺星戟門左右齋廡其
次尊經閣名宦鄉賢文節諸祠其次師之棲止出入講藝
習射之所及貌象典籍闡楮之屬各新其舊而加拓焉更
於學宮之外引活水以通泮池築高墉以絕塵鞅樹坊表
以昭往哲又明年丙戌春厥功乃迄必經久故不欲速必
具備故不憚煩王侯計直而償之則謝曰有司政煩費廣

日不暇給我特分其憂耳何以償爲侯嘉其志不强焉於是諸生潘澤等僉謂吾師勞矣費矣旣得焉而弗居又泯馬而弗傳其責在我乃白司訓姚君璣吳君彬謁鵬爲記鵬自其門而出夫安敢辭竊聞師之爲教也不必聲色之厲敲扑之勤以身示之而已節民之財愛民之力以示仁也自損而不惜屢空而不怨以示義也宮牆之整軌物之嚴以示禮也仁以居之義以行之禮以宜之學者之能事畢矣非特游歌之士知所感發而凡見者聞者莫不消其鄙吝之心作其勤能之氣日進於是三者而不自知故曰無非教也於是乎特書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政邑人方鵬撰儒士王理之書

方鵬崑山人物志序

初崑山爲邑甚鉅唐割東南爲華亭宋割五鄉爲嘉定至國朝又割三鄉爲太倉地滋削矣而人才之出比昔加盛焉可不志乎表先哲於旣往所以勸後人於將來也志有十類曰名賢統言之也曰節行曰文學曰政績曰隱逸曰孝友各舉其所重者言也曰列女風教之始也曰藝能取其人不獨取其技也曰游寓取其增重吾邑也曰雜志於前數類不可入而又不可遺者也予旣有事於斯懼得罪人人而止莊渠魏子曰何傷乎願亟成之於是六閱月三易稿而後成藏之中笥以俟續崑志者採擇焉或曰崑之人物已盡於此乎予曰未也宋凌萬頃元楊諲顧仲瑛皆

嘗作志今皆不可得而見矣卽郭翼與仲瑛書所論元季名流茲已失其什之五況其遠者乎後之君子誠能遍訪諸家之志而增錄之以底予之寡陋是所望也

方鵬治水成績詩序

聖人之業有以成之必有以保之故遍天下而垂無窮遍天下至大也垂無窮至久也不可尙已其次足以利一方而澤數世以幾於可大可久者其聖人之徒歟夫震澤三吳之喉衿也由吳淞江由白茅港以達於海猶自腸胃以至尾閭也善醫者理腸胃導尾閭以快喉衿而疾去矣又調攝而愛養之使疾不更作可也且二水之當治夫誰不知役大費繁莫之能舉耳有其舉之則具文塞責姑應目

前而無經久善後之固不旋軫而前功棄矣今大司馬梧山李公獨異於是方其謀始也集衆說以用中選世官以分任而爲之必勇焉及其慮終也丁寔告誡而貽之必遠防之必豫焉故先白茆次吳淞又次支流別委凡有相於二水者咸用底績所以成之也堰以障之間以瀦之徒以守之備舟制器以疏之所以保之也君子曰是役也不在成之之易而在保之之難公善法聖人者也吾其有勸乎其小人則曰公善醫國者也吾其瘳乎故今日則思而歌之他日則尸而祝之固吳人之情也雖欲辭得乎雖然疲民疵政天下皆是也所以拯救而康濟之者鵬於公有深望焉則是役爲之兆耳因僭序於羣玉之左

柴奇上楊冢宰書

頃承明問敢進瞽言方切兢慚乃蒙採納謂興水利實今日喫緊第一議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及今圖之猶未晚也奇愚有以知執事之心不惟欲活東南百萬生靈之命抑欲培國家千百世富庶之基也奇謹拜稽爲朝廷得人賀而復述水利之詳爲執事告焉禹貢三江之舊不可得而復矣太湖之水唯并於婁江而溢於白茅七鴉二浦爲入海之道七鴉猶爲通利而白茅則湮塞成隄水不能不泛溢爲害故有體國之忠者恆抱將來之慮焉何以言之五代時錢氏竊據一方藉數郡所輸以爲國計竭力經營故有國百餘年止長興一罹水災宋初水利不修東南告歉

則取諸淮北諸郡水患逾五十年南渡後日夜講求濬治之法故百五十餘年水災僅一二見勝國之事大率類此國初亦未見常稔自夏忠靖公經理其地水患始息而周文襄公繼之東南財賦遂甲於天下今仍歲不登公私俱乏方議措置事輒中止所以難之者蓋不過爲三說所屈耳愚請別白言之爲濬治之難者曰白茅海口漲沙爲梗海潮一日再至停積泥沙雖大興工力濬治數年旋亦壅塞矣往歲之役可鑒也愚竊以爲不然海口漲沙似非人力可爲白茅傍近有馬草浜可五里許濬而廣之可以曲避漲沙之梗往時開濬所起之土悉堆其旁一夕霖雨兩岸傾圮不幾月而河流遂塞勢使然也吳中父老嘗以白

茅長亘九十里水行迂曲相度其旁有湖漕上接芝塘不
過三十里徑入大江但漕水淺狹必須開廣以其事上之
監司方欲壞民廬舍墳墓遂不果行今惟復白茅之舊而
疏馬草港之水於事爲便於勢爲易舊時港身東起海口
西抵芝塘凡長六千五百餘丈深二丈今欲卽工之時必
擇收穫之後自芝塘而馬草自馬草而海口每丈計用幾
人每人開深幾尺少壯相間畚鍤相繼而復步設健捷幾
人搬運新土離置數丈兩岸所漲之田悉墾去之若有新
升之稅亦覈實而開除之馬草迤西至白魚浜等處遇有
乾淺亦用疏通七鴉支水爲楊林塘爲湖川塘各三十里
久已湮塞亦復開濬使通則白茅七鴉水勢駛疾太湖不

能泛溢而爲害矣爲工費之難者曰方今四隅多盜輦轂
之下工作繁興爲此大舉所費不貲欲取之郡縣耶則饑
饉迭臻公私俱困欲請之朝廷耶則司農少府輒以匱聞
徐議而緩圖之可也愚竊以爲計大事者不可惜小費圖
永逸者不可不一勞往者已巳庚午二歲水災朝廷蠲放
已及百萬量前日之所放計今日之所費量今日之所費
計後日之所輸孰多而孰寡耶疏遠小臣固不敢妄意論
列草野之間嘗聞逆瑾之所積以萬萬計無非取之閭閻
之下以飽溪壑之貪者也謂宜台詞上請無惜數萬之費
以建百世之功則范文正公所謂國之倉庾晉人所謂外
府者也往歲開濬白茅自芝塘而海口長六千五百五十

丈凡用五萬九千人其一時因而卽工者亦數處總計用
人凡十二萬用米凡九萬公私耗費亦萬計計今日之所
費宜不出此況乎失業之民不沾賑恤輾轉四方聚而爲
盜監司郡縣竊有隱憂誠能募而用之興非常之功弭不
測之變活垂斃之民一舉而三善備焉亦何憚而不爲乎
爲責任之難者曰言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
善天下事難往歲朝廷嘗命大臣躬爲經理事竣之後不
免於物議焉此當其事者之難也愚以爲大臣任天下之
重貴盡一己之職業不顧在人之是非往歲之役議奪於
衆人之見功虧於一簣之餘非有所損也今日欲興大工
爲國家計爲生民計豈忍因之以爲前卻耶浙江憲司雖

設有水利僉事分管蘇松等處地方然地遠而耳目有未
及權分而職任有不專事干撫按動見掣肘宏治間工曹
奏設導河等夫每歲每里僉夫一名折收工價銀六兩其
後減收三兩雇倩人夫開挑河道雖若粗有成蹟繼之者
乃不然焉亦遂革去今日無謂難其人也忠靖身任其事
跋涉泥塗者二年文襄請截綱運四十萬爲經理費故當
時水利疏通爲國大利廟堂之上豈無聞二公之風而興
起者乎執事具疏上請特發內帑親遣大臣會同撫按諸
臣詢問父老相度地宜如前所列先以白茅爲急大舉而
濬治之其次疏七鴉之壅塞葺溧陽之五堰復江陰之一
十四瀆則可以興百年之利而增重朝廷之根本若小小

興作一二補苴此則有司之事非所望於執事者也于冒
尊嚴不勝悚仄

柴奇重修崑山縣儒學記

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天下復帝王所自立之中
國得帝王所不傳之道統渡江之初干戈倥偬首詔輔臣
建立太學以教之未廣也迺於建元之二年進省臣諭之
曰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京師既有太
學宜令郡縣皆立學校於是庠序之制徧諸海內絃誦之
聲達於閭闔列聖相承益隆繼述頒賜詩書申嚴條約遣
提督之臣重師儒之選百五十年興學造士之功得人輔
治之效超軼前代而基萬萬年之洪業矣惟崑山爲蘇之

屬邑湖山瑩秀土風清嘉蓋自晉唐以來文士輩出固有
稱名天下者儒學舊在縣治東南建置以來廢興不一入
我朝改州爲縣始復其舊更數十政時加修葺成化癸卯
監察御史襄城張公淮按節於茲惜其敝隘乃命拓地而
增廣之規制弘敞頓改舊觀嗣是慈谿楊侯子器復建尊
經閣於後藏修有所生徒日倍文學之盛爲諸邑先宏治
間大水浸淫日就傾圮正德己巳桂陽鄧侯文璧以名進
士來令是邑懼前功之易隳而後觀之難續也乃出公錢
三百五十餘緡命義民金翊董工修理直文廟之後爲堂
三爲齋二爲閣一爲門五爲屋若干傾者扶之圯者振之
腐者新之飾以丹堊繚以垣牆越七月而告成輪奐之美

視昔有加矣惟是師生惠侯之功伐石於山將紀厥美而
侯適召爲駕部去今年奇實憂居同年施侯德楨學諭陳
君輔學訓王君賓朱君尹始因諸生之請屬奇紀其事奇
無似執經侍立堂下者且十年緬懷崑之先達烜赫超卓
或以學名或以節顯或以勲業著縣乘所載代不乏人先
皇帝凡六開科取士而吾邑之士三爲廷試第一人比屋
詩書聯翩科第是則作興之功不可誣也唐虞三代司徒
有命庠序有教太師之所詔瞽宗之所藏無非以躬行之
實而爲表率之道自漢以後乃有大不然者臨雖之拜正
坐之講增廣之制內舍外舍公試私試之令徒爲粉飾是
謂彌文我國家稽古右文用賢圖治養之於學校而取之

於科目責守令以六事而必先之以學校詔令所至實德
諄諄先聖後聖其心一也令長一邑而奉若天子德意作
興之功無懈於前俾斯邑之士率先天下繼美先達以輔
成昭代文明之治豈不與有榮哉是鄧侯之功所宜大書
特書以昭示永久也賜進士出身從仕郎吏科給事中邑
人柴奇撰皇明正德十年歲在乙亥三月穀旦

王同祖三復方矯亭書

同祖頻歲多病屏迹株守不能一候承長者顏色負罪何
可勝言昨者仰山見示尊作崑山人物志叙偶論諸志存
亾不謂仰山達諸左右且蒙教劄勉以相長之益知左右
垂意桑梓述作傳信惓惓之盛心也願惟淺陋何能裨補

萬分之一竊見崑山有志自宋直學凌萬頃始今宋志刻本尙存元至正間楊諲履祥曾作州志鐵崖先生序之顧仲瑛刊崑山續志想是續履祥之所未備者蓋履祥與仲瑛同時又同產而仲瑛素崇重鐵崖先生鐵崖叙楊志盛稱其有史才不應仲瑛又自爲志有異同也然此志適丁元末之亂或雖刻而未行或行而散逸觀仲瑛玉山艸堂集所載當時避兵奔竄凡艸堂所貯圖書卷籍喪失大半則此志之忘亦未可知也至我朝永樂間有季篋志景泰間有蔣奎章志皆遞相沿襲但不過增輯後來事蹟而已而其中分類賦稅戶口進士科在元皆稱無攷今顧桴齋所修志亦然又元季名流若郭羲仲所稱欲仲瑛入志者

多不可攷羲仲在當時有文名其詩集尙存與仲瑛交厚者其所稱名流仲瑛必皆入志無疑季篋志去元時不數十年實爲國朝修邑志之首而羲仲所稱未見編入由前二事觀之則楊顧二家之志在國初已不存可知矣諸志顛末大率如此想高明必有定見無俟嘵嘵也凌志鈔本二冊奉覽不具

王同祖四復方矯亭書

向蒙下問邑志典故已三具書奉復未審俱入尊覽否頃接手翰諳諳枉諭茲敢再瀆先高祖侍御府君登第於洪武十八年是科榜首爲丁顯乃建陽人洪武實錄甚明今郡縣志皆云景清不知何據景清乃甲戌科榜眼又吾崑

縣學題名碑於先高祖府君諱下刻云登乙丑科張信榜
進士信乃甲戌科狀元非乙丑也又金壇志云乙丑狀元
花綸饒州志云程以善他志不及見者尙多想更紛紛也
我朝登科錄惟是科不存故傳訛若此嘗攷八閩通志建
陽縣有狀元坊下註云爲丁顯立成化間知縣海甯重修
則知丁顯爲狀元益可據無疑矣承問夏時郭疇陳永傅
斲四人皆蔣志著爲進士者攷之今郡志所載甚詳洪武
三年鄉試徐士全榜有夏時郭疇二人據盧公武志也洪
武四年金璫榜有傅斲陳永二人亦據公武志也縣志遂
載傅陳二人爲進士攷之洪武四年辛亥科狀元乃吳伯
宗非璫也是年登榜近歲大學士賈公命禮部翻刻見行

內亦無傅陳二名且宋學士是科會試錄題詞甚詳則璫
爲鄉榜無疑故郡志科第表斷以洪武十八年乙丑爲始
此又大學士守谿王公所訂定者也祖嘗攷縣志所載進
士宋時科第多脫略顛倒想大手筆撰正必無是失矣倉
卒奉復皇恐惟裁正幸甚幸甚

王同祖東吳水利通攷序

昔者聖王作極觀文察理裁成體化以厚民生而平土之
功昭矣是故水之爲民利溥哉治之得其道則澤流無窮
功被萬物否則爲害矣可不慎乎可不慎乎今天下之言
水之爲民利害者其大有二北地則黃河數決徐沛之間
民弗寧居其所疏濬決排以治之者大要非盡人力能然

未易論也南方則三江五湖爲形制要區古今論三江者無慮數十家言人人殊乃悉舉衆說約異反同究其指歸作三江攷太湖爲東南澤藪經傳所記名稱不一探源溯流並彰其目作太湖攷東吳古稱澤國上下數千載間其興利宜民者載在史冊班班可舉次其代系推其績緒揚權始終統而論之作東吳水利攷東吳之田極膏腴沃衍自唐益賦以來率經野任地以興井牧迨宋爲備我朝賦稱益所以治之者益慎且密町原堰瀦藉以止蓄務莫急焉作治田攷東吳之水皆匯於太湖洩於三江分流於涇浦以東入於海爲利害甚切古今治水咸著經權宣防釀分要領在焉作治水攷治法旣興嘗調兼舉量制章程以

緩公私作工計攷善法存乎因才植功存乎專任爰稽令典以規成效作職官攷崑山處郡之中若聚盂轉轂江合湖流入海要道視他邑最區分遂別涓委燦然作崑山道水源流攷圖十圖叙四並著於篇以俟經國者采焉

歸有光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先生長窮鄉談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

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
布若干正每正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
科擾民獲休息至宏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
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
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
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
水有魚鼈菱芡之利長流采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
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
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
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溼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
十三保高阜旱區卻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八

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
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
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漙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
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
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
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逮夏駕口
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縷是以兩縣之田
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
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
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磬磬待盡
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

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於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卽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

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旣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旣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閒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

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由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旣壅下流安得而不闕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漑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漑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

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况此三區本縣最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升斗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今秋潦往往干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贖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宏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歸有光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勿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
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鈔錄事跡略無
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
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郝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
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
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
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
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
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
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
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

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
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
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
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
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
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旣入之文自孔安
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旣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
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
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
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
此經文簡略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

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
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
聽卽如宋邾夏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
患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據今日河影開挑菱蘆使自崑
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
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
積占菱蘆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
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
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
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
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

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
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
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
鼈爲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
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
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
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
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
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
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

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
還船附此不宣

歸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
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
夏公之書出於中祕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
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
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
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
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
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

此者郊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濬畝澮距川瀦防溝遂列
澮之制數于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
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
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邨之民
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郊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
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郊
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
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鏐本毘陵人故多
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
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
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

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一作周生綱領之論實爲卓越然尋東江故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迂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旣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故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于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濬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略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

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障疆圉且以生養我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歎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

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寔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成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鼈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宏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

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尙未及秋民已罄罄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濬導松江姑且略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芟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蹠口入海放今年渟滯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歸育光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

市遂因之抄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啟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溥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夷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口黠口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口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况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與兵直搗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

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

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歸有光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潴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

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紆溪爲渠滄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

徒區區於三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
壅滯如濬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
興單錡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
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
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
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河蓄衍溢害中國
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
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
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吳地尙
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
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

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
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
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
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特紀揚州之
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書以告成功
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
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
儼揚子江而深闊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
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
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
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揚

子江埭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歸有光水利後論

單鍰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菱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鍰之所及今不鑄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攷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橋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

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攷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郊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勃縱浦郊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旣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若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曰
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塲
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郝氏所見之浦尙有二十五丈而都
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
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
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
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
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菱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
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
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

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
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濬
畎澮距川江流旣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
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尙有勦娘江分四
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
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
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
不得所矣

歸有光祭王方伯公入鄉賢祠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民戴

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江湖
啟處不違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義于越
之臬遂視南海巉政既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威稜日著
帝用簡在命端臺叙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
有功姚源華林大帽狂獬旌旗一麾首駢頸繫帝嘉其休
俾籓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士習
選悞孰知敵愾海島小夷敢齧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
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鼎惟公孝友宗黨
所稱況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斯文
以侑醪羞尚饗

歸有光三江圖叙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
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
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
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
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
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
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實
修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
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埭謂之吳淞江口浮子
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
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歸有光淞江下三江圖叙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瀼由白蜺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

自急水港至白蜺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於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四十四

